

本期看点

爱国华侨蔡季乌的三叶树之恋

本报记者 梁昆 通讯员 张元元 特约记者 郭树护

在儋州洛南公路旁，耸立着状如三叶橡胶树的纪念碑，周总理的亲笔题字“西联宝岛 南国明珠”几个大字，在清晨的阳光中熠熠生辉...

亚姑初到海南时约12岁左右，年纪尚轻，服侍外公日久二人互生情愫，随着胶园经济状况的稳定，外公在海南迎娶亚姑成婚...



蔡惠恩胶园老胶主蔡季乌的妻子梁亭亭。

“由于我父亲来得比较早，我们家胶园的位置比较好，紧靠公路边，来得迟的胶主就只能往里去了。从天任胶园分出后，我父亲又在天任胶园的对面买了一块地种胶树...



蔡惠恩胶园胶主蔡季乌的女儿蔡惠珍和外孙女蔡小惠在蔡惠恩胶园前留影。

本张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蔡小惠提供

后，人才渐渐的多了起来，解放后这里逐步发展成了一个热闹的居民区。后来西联农场的场部也选在了这里。

那大时称“小香港” “南番新”胶主情义深

儋州第一任侨联主席梁勋华是一位马来亚的老归侨，1933年回国开采锡矿，解放前曾在经济上支援琼崖纵队。

百年胶园 薪火相传

记者 李关平 特约记者 郭树护



西联农场原蔡惠恩胶园老胶林旁，竖起了周总理题词的纪念碑。程范淦摄



1960年，周恩来总理来到西联农场考察。李关平翻拍

华侨在儋州兴起垦荒植胶潮

距离西联农场场部往西南方向约一公里的地方，葱葱郁郁的橡胶林一眼望不到边，巨大而粗糙的树干成为其岁月流逝的见证。

海南之有橡胶，归侨功不可没。“炎热西风雨夜不眠，家书重叠枕函边，流萤明灭时三两，砂漏亲人累万千。”这是老胶园的主人之一曾金城当年留下的文章，记叙创业之艰辛。

曾金城和其父曾汪源，原籍番禺人，侨居秘鲁。1902年，曾汪源从马来西亚运来橡胶苗到儋州西岭村一带种植，但没有成功。

园的前身。后来两座胶园分开经营。胶园的种苗全部来自南洋。胶园主刘良荣、曾江两人到南洋购买胶苗3万株，胶种(胶果)2万多粒。据曾江回忆，胶苗龄约一年半，用木桶包装，内装黄泥，旁边垫上稻草，胶种用木箱装，内层垫有木糠。

随着橡胶在儋县(现儋州市)的试种成功，大批华侨蜂拥而至，垦荒植胶，使儋县成为我国橡胶的主要产地。1950年，当地共有胶园37个，3356亩。

割胶能手的流金岁月

“当时我到胶园后，住的是茅草房，床是一排十几个人，没有饭堂，吃饭自己煮。”现年



西联农场现存的有些破败的天任楼。本报记者 程范淦摄

先生(联昌胶园的胶主)等人。蔡惠珍回忆，她小的时候，家里的生活就非常好，家里不仅种胶树，还种了少量的水果树，这些水果并不拿来卖，主要是留着给割胶工人和她们姐妹自己食用。

家里常年酿有好酒，饮食上也是很讲究。她小时候专门有个本子记录做腊肠、肉松、皮蛋、且(蛋)散等食品的方法，各种配料的份量，做法等。可惜最后在逃难时弄丢了。

“还记得逢年过节，父亲让我们去给区先生拜年时都会送去一些好吃的，区先生家里有几条大狗，所以每次我们去时父亲总要在门外喊：区先生，出来接我。”

“当时家里还有一个很大的留声机，有31张唱片，如今还记得很清楚，在唱片中马师曾用广州话主唱的《血战台儿庄》，因为经常听，我们五姐妹都会唱唱片中的歌，一直到现在，每逢有心事睡不好时，我还哼唱其中的歌曲。”

老一代的儋州人提起蔡先生，都说父亲是位乐善好施之人。“他在南洋时就种胶，来到儋县之初在新胶树还未产胶之时，父亲每年就让南洋那边的亲人寄钱来接济我们。父亲平日总是尽量帮助需要帮助的村民。附近的村民病了，即使半夜来敲门，父亲也会把从南洋带过来的珍贵药品如奎宁、人參等送给有需要的人。有一年儋州发生械斗，很多人走散，父亲不仅煮大锅的粥救济穷人，还把麻袋分给大家当被子盖。”

第二件是在1960年的一天，周恩来总理来到西联，郑红芬现场给周总理表演割胶技艺。当周总理得知郑红芬的经历后，连说了几句“祖国现在很需要你们这样的人啊”。当天，周总理挥笔题词：“西联宝岛，南国明珠”。

1963年，郑红芬还曾被借调到云南西双版纳半年传授割胶经验，接着又到湛江传授割胶经验3个月。此后，她还被农垦总局评为“割胶大师”称号。1993年，郑红芬不舍地放下了拿了42年的胶刀。

随着我国橡胶事业的不断发展，橡胶品种的不断更新换代，当年百年胶园里的橡胶也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但这片浓缩着中国橡胶发展历程和归侨深爱国心的胶林成为了鲜活的标本。从2000年起，西联农场对仅存的“天任”、“蔡惠”两座胶园里1000多株老胶树给予保护。自1951年设立西联农场以来，西联人自力更生，经过农场几代人努力，目前开发建设了8.2万亩的橡胶园，累计生产干胶12.86万吨，形成了3.1亿元多的固定资产。

百年胶园虽然成了历史，但是百年橡胶的种子却早已散布各地，薪火相传。



20世纪初蔡季乌在儋县洛南地区胶园开荒时留影。



西联农场现存的有些破败的天任楼。本报记者 程范淦摄

不为日本人割胶 逃难中父亲离世

1939年日军占领了儋县，由于橡胶是军需物资，众多华侨胶园主宁可不要自己的胶园，也不给日本人割胶。蔡季乌也毅然决定举家离开胶园。

蔡季乌重病不能行走，割胶工人对这位老胶主却不离不弃，抬着他一起逃难。惠珍回忆，“我们先去联昌公司，日军追踪而至，把父亲当成联昌公司的主人，要放火烧联昌公司。父亲毫不畏惧，据理力争，保住了联昌公司。颠沛流离中父亲的病一直得不到医治，一日比一日重。在父亲过世前几天，我们终于回到了儋县，父亲为了不给日本人割胶，始终没回自己的胶园。我们住在那大万发公司的小楼里，父亲在贫病交加中憾然离世，与母亲合葬在胶园中。”

回想起当年的情状，惠琳有些黯然，“日军侵琼时，我们家破人亡，家中丢失了最宝贵的两件东西，一件是一幅画，上面写着‘不谢东君恩/冬青独立名/莫拂枯叶淡/终久不凋零’，父亲常在心情愉悦时吟诵这首诗，我想也是父亲精神的写照。还有一件就是我们五姐妹最喜欢听的那个留声机。”

百年胶林历沧桑 华侨贡献永流传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蔡惠胶园移交给了南联垦殖场(西联农场的前身)。“由于当时我们两姐妹都在海口上护士学校，工头陈锦兴告诉我们，清点交接时，胶园有已开割的胶树3500株，油棕200株，二层小楼一座，砖瓦平房一座，茅草房一座，银行活期存折2500元，干胶片400余斤，光面和花纹压机各一台。”蔡惠琳说。

1990年，海峡两岸互通往来，蔡季乌早年离琼赴台湾的三个女儿惠琼、惠莹、惠琪和儿子惠侨在阔别海南四十余载后，重新踏上了这座留下父辈心血与汗水的土地，在这片历经沧桑的百年胶林中，流连忘返。已是白发苍苍的儿女们坐在父母亲的墓前，唱着童年的歌谣，仿佛旧日重现。对蔡惠胶园的归属，他们没有怨言，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有关部门对蔡惠胶园的百年老胶树进行持续的保护。

回眸百年，以原天和蔡惠胶园为主的一批面积达2000多亩的老胶园，在1955年由西联农场接收，在中国橡胶发展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成为了中国发展海南、湛江、云南等橡胶基地的主要种苗供应地之一，老一辈爱国华侨为中国橡胶事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永远被人铭记在心。



蔡惠恩胶园的百年胶林历经沧桑岁月。本报记者 程范淦摄

百个日日夜夜对于84岁的谢福正来说，不过是人生中短短的一瞬。然而，在自家简朴的客厅里，满头银丝的谢福正告诉记者，“那是我一生中最为光荣的岁月”，至今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胶园就是“战场”阵地

在客厅墙壁上，有一张谢福正1950年的画像，身穿军装的他神采奕奕。出生于儋州市新州镇，1939年，年仅15岁的谢福正加入琼崖纵队，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小战役一百多次。1952年8月，被编入“林一师”的谢福正担任乐会县(现琼海市)阳江胶种转运站站长。

“当时的民营胶园种植没有现在的胶园规范，零散地分布在山岭上，农民疏于管理，杂草丛生，有些灌木长得比人个头还高。”谢福正回忆说。胶种转运站负责将当地收集上来的胶果运往加积。谢福正还有一项任务——带领两个连搜集胶果。

由于还没有到胶果成熟的季节，谢福正带领着战士深入到所有的民营胶园，一株一株地清查橡胶树的分布和结果情况。为了提高胶果的质量，他们将上级从北方调来大豆饼肥，结合压青作为肥料埋在树底下。

“当时我们带着干粮，白天干活，晚上离驻地太远，就睡在用芭蕉叶临时搭起的小棚子里，晴天蚊子叮，雨天全身湿透，我们就在雨中高歌，歌声响遍了整个山林。”谢福正至今还记得当时唱《大刀》的情景。

当时很多战士和干部都过了“而立”之年，家里频繁来信催促回家探亲结婚。但是没有一位干部或战士提出要探亲，“不完成任务不下山”、“不立功决不结婚”成为当时部队流行的口号。

现年84岁的谢福正曾经是琼崖纵队的副营级指导员，身经百战。被编入“林一师”后参与了采集胶种的第一“仗”，短暂的一百个日夜成为他这一生最难忘的流金岁月。

一粒胶种 一两黄金

本报记者 李关平 特约记者 郭树护



“林一师”老战士谢福正讲述往事。柯人俊摄

胶果爆裂声就是命令

到了9月份，胶果开始成熟从树上脱落，到了搜集胶种的季节了。“为了鼓舞士气，我们坚持三个‘一样干’。”谢福正介绍，一是干部战士一样干。战士们干多长时间，干部就干多长时间甚至更长；二是晴天雨天一样干。部队早晨一身露水，晴天一身汗水，雨天一身泥水。三是白天晚上一样干。由于物候的原因，通宵达旦都有胶果爆裂掉落，无论是什么时候谁听到爆裂声，都会跑出去捡，“橡胶树上的胶果爆裂声就像命令”，夜里拿着火把或者提着马灯出去搜寻，不把胶果捡到手决不甘心。

有一次，谢福正的一位战友符亚福，发高烧躺在床上，听到附近有胶果爆裂的响声，立即下床冲出草棚，步履踉跄地寻找种子，结果种子找到了，他却昏倒了。卫生员小云把符亚福背回床时，他手上还紧紧地抓着3粒胶果。

“那段时间，大家感觉耳朵都在竖起来，对胶果爆裂声特别敏感，听到就特别兴奋，希望每天能多捡一些胶果。”谢福正说。

战友护胶种过河献出生命

“一粒胶种一两黄金”是当时部队对种子价值的形象比喻。解放前，我国橡胶面积仅有4.2万亩(其中海南3.63万亩)，年产干胶200吨，远远不能满足当时国家需要。但是当时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封锁中国，对天然橡胶实行禁运，“有黄金也买不到橡胶啊”。

“当时橡胶树绝大部分只分布在海南，战士们深知一粒胶种能变成一棵橡胶树，将源源不断地为国家急需的橡胶，对每一粒橡胶果都倍加珍惜。”谢福正动情地说。阳江胶种转运站每天能收到部队从荒山野岭中近500多个胶园搜集送来的胶果，正常情况下一天能收2000多斤，最多的时候能达到1万斤。

运输工具全部靠人力挑，一担两个箩筐的胶果100来斤。为了保证胶果及时送到，战士们挑着胶果一路风雨无阻，跋山涉水送到转运站。谢福正的一位战友陈金照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时陈金照挑着一担胶果前往转运站途中，遇到大雨后河水上涨，陈金照抱着一个箩筐的胶果涉水过河，不幸被河水冲走。当部队在下游10公里处找到他的遗体时，他双手还紧紧地抱住箩筐，在场的人见此情景泣不成声。

100个日夜的艰苦奋战后，阳江地区运送胶果14万斤，整个“林一师”共运送胶果70多万斤，掀开了我国橡胶事业发展新的篇章。

时光荏苒，谢福正完成采种任务后，便随大部队转业到国营农场工作，军旅生涯中的这段特殊的“战斗”经历，他却铭记于心。

本报记者 程范淦摄